



作者简介：闫学温，1978年12月出生，现为山西龙门铝业公司职工。对于文学，先是喜爱，进而痴迷，常为名家大师的优美文辞所倾倒。一直进行散文、小说写作，虽无成绩，但却一直努力。愿我的长短文字，再现世间冷暖人生。

老朱和老伴结婚五十年，好日子是从惟一的孩子金旺出生后开始的。朱金旺上学时在本村史无前例的考上中专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邻省小城的企业，他有幸娶了一位城里姑娘。不久老朱夫妇抱上了孙子。

老朱和他的老伴

● 闫学温

六十九岁时老朱和老伴体弱多病行动不便，春天时老伴放弃了土地，进城投奔儿子去了。令二老猝不及防的是，安度晚年竟成了一种奢望。

进城半年，老朱心里就没有舒坦过。每天儿子儿媳上班后，老朱就和老伴闷在家里。做点家务吧，现代化的家具他俩不敢动；出去遛弯吧，腿脚不好下不了楼；喜欢偷闲的老朱闲下来了。想想在家的時候，一帮子老头老太太夏天坐在树荫下，冬天就坐在太阳地里，天南海北的，多美呀！

空虚逐渐蚕食着老朱的耐性。他的脾气越来越大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于是，在孙子眼里，爷爷越来越可怕了；在儿媳眼里，老朱越来越不可理喻了；在老伴眼里，老朱的脾气连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她都摸不透。这不，老朱这阵子正闹腾着要回乡下。

“旺他娘，夜个黑，我又梦见咱家门口的老槐树了。我还梦见咱巷的三儿爸，狗狗爸坐在树下漏闲，哎呀，真是美哪啦！”老朱向坐在他身边的老伴说道，满脸的幸福。“咱享不了人家这福，咱回吧！”“唉！”老伴先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说你呀，就是个个受罪的命！”

儿媳妇在跟前，我不愿意说。你说如今，人家两口口子事事依着咱，你还要咋

着？都快七十的人了，你还以为是从前呀，现在回去，你是还能走，能跑？万一磕碰，咱自己受罪是小，还要给人家娃娃定罪哩么！”“噢，那你说，咱就在这一天吃了喝了等的死么？”“那你还以为你能干个啥？”老伴没好气的回应的道。“旺他娘，你想啊，往年这个时候，咱吃着牛牛，正往回运秋哩。我在前面吃牛吼秦腔，你坐在后面听着，多美呀！”老朱说着，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。“美什么，把人累得要死哩！”老伴又一个没好气。“咱都七十岁的人啦，怎么，你要把咱这老骨头往娃这块扔呀？啊！”老朱说着嗓门就大了起来。“来的时候是你来要，回的时候又是你要回，你俩人天天底下的理都占尽了！”老朱正要回话，只听门一响，儿媳妇提着条鲤鱼进来，喜滋滋地说：“爸，妈，我给咱买了条鱼，听说还是刚从黄河里捞的呢！”“黄河？现在的黄河里哪还有鱼？想当年，咱延河里的鱼……”老朱话没说

完，老伴白了他一眼，忙站起来从儿媳妇手中接过鱼说：“别听你爸胡说，咱俩去做。”儿媳妇尴尬地笑笑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等儿孙进门后，饭菜早已摆上桌了。老朱看着儿子坐下，给孙子夹了块鱼说：“旺，我和你妈商量过了，我们回乡下去。你看，你俩既要上班，还要照顾我和你妈……”“这是我们小辈应该做的，爸，妈，你就放心住吧。我工作实在忙，也没时间陪你和我妈上街转转……”老朱扬扬手，示意儿媳妇先听他把话说完：“这就已经够啦。我和你妈呢，岁数大了，离家的时间长了，做梦都想回去。”朱金旺看着老朱说：“爸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和我妈就别回去了。你看，我和你妈岁数都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到乡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缺医少药的也不方便。身边也没人照应。”老朱这回倒没激动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娃，我和你妈都记着你俩的好哩。我知道，我的儿子儿媳孝顺着呢！只是，我和你妈整天坐在屋里，就是病不死，也得闷死。我寻思了，我还是回去心才能放展。我和你妈还想多活几年。”小两口看着动摇了老朱的决心，只好答应第二天送老两口回去。

终于要回去了！老朱一闭上眼，就是他那个住了几十年的村子和村里的乡亲们。他仿佛听到狂野的山曲，听到了三儿爸在屋顶上把个秦腔吼得震天价响。老朱舒心地笑了。

听说……

倒是孩子们不见得难受，一个个如鱼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大声地笑着，又小声喊喳喳地谈着，哼唧唧地唱着。他们全然没有考试前的紧张和畏惧。这样其实很好。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考试，也是一种胜利。

2005年6月20日
气温是历史记载中同期最高的吧。40多度。这鬼天气。

第一节是语文。女儿下来情绪高涨，笑容如阳光一样灿烂。“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”她兴奋地说。本来嘛，语文是她的强项。真该感谢这样的安排，让她轻松进入状态，胜券在握地拿下第一局，这为以后的考试开了个好头，也增加了她的信心。本来打算紧锁嘴巴的我也乘机安慰她：中考也不过就是做题，你只管放心去做，大胆、细心、认真就好。

“爸，题可难了。好多我都不会。”一个小个子女生愁着脸走出校门，快要哭的声音。

“没事没事。不想那么多了，你难大家都难。”家长安慰，“喝水，多喝点水。这天热的。”

“热吗？教室电扇开了吗？”

向铁锤和镰刀致敬

● 刘德存

站在七月的第一个早晨站在信仰的高度，我代表高山、大河、土地和种子向铁锤和镰刀致敬。因为它们，曾经从血的背景出发，在一面旗帜上，组成了上下五千年最伟大的图案。

那铁锤，经过真理加钢，经过热血淬火，终于砸烂了千年的铁锁链。那镰刀，为人民收割了权力，为正义收割了领土，终于收割了新中国永恒的白天。

有多少热血青年，在铁锤下百炼成钢，有多少志士仁人，用镰刀收割着人类文明的明天，也为自己收割了人生的辉煌。如今，那铁锤，虽然也沾染上一些灰尘，如今，那镰刀，虽然也氧化出一些锈迹，但它们钢铁的质地不会改变，它们金属的纯洁性不会污染，那镰刀的锋利刃上，永远反射着时代最耀眼的光芒。

没有铁锤，我们如何锤锻理想，没有镰刀，我们如何收获希望，没有旗帜，我们如何奔向前方，让我们在铁锤镰刀的旗帜下集合起来，向着人类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致敬！

纪念建党 85 周年

我住的房子是一楼把东头，周围是连片的草坪，在北面和东面两侧的草坪里栽种着6棵白玉兰。白玉兰本来是南方的树种，它很像橡皮树。在北方，橡皮树一般都栽在花盆里，南方则种在路两旁，和北方的槐树、柳树差不多，是绿化树种。白玉兰不及橡皮树粗壮，叶子比橡皮树薄一些，小一些，但猛一看，两者是有许多相似，不同的是，橡皮树到北方成了温室盆栽的花，而白玉兰却傲然挺立在田地上，宅院旁。

几年前，刚搬到这套房子的时候，周围的树都栽下不久，几棵白玉兰都不到一人高。屈指可数的枝杈，稀稀落落的一些叶子。其中一棵最小的竟孤零零地只伸着一根枝，看着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总担心它们经不住北方的冰雪严寒，过不了冬天。但意想不到的，待到第二年春天，几棵白玉兰却由黄变绿，而且长出了嫩绿的叶片，那只有一个叶片的也变成几片。几年过去，树杆粗了，枝杈多了，叶子繁茂了。

白玉兰的树叶，正面是绿油油的，绿中泛着亮光，反面则呈金黄色。每当它们迎风

摆动的时候，一会儿翠绿，一会儿金黄，一会儿是叶，一会儿又像花。常年不落，绿了春夏，又绿了秋冬。

白玉兰的花你见过吗？那是真美，真白。六月上旬的一天，小外甥高兴地喊我说窗前的白玉兰开花了。我赶紧从窗口望去，在绿叶的衬托下，果真有几朵白白的花。我跑出去到树下细瞧，花型很像莲花，但不像莲花那么规整拘谨，开得比较自由奔放。颜色很白。说它白得像雪，但又比雪深沉；说它洁白如玉，但它比玉鲜亮。细细闻一下，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我很钦佩白玉兰的坚忍，从温暖湿润的南国来到干冷严寒的北方。它在忍耐中度过寒冷，熬过干旱。它顽强地活，坚韧地长，一天从瘦弱变成茁壮。万木凋零的冬天，它傲然挺立，不落叶，不变色；让大地依然有绿，给人们昭示春天的希望。

我喜欢白玉兰的朴实无华。白色的花，在万紫千红的春天一点都不显眼，丝毫不炫耀自己。细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它的纯洁里渗透着高尚的美丽。

朱兴东

农家夏夜
● 武宝明
高枝宿鹰警，低檐雏燕喧。
万户炊炊烟，落日放牧园。
青壮携锄归，半羊入圈栏。

农家饮食罢，老幼问讯闲。
嬉耍吮乳静，羞翁烟烟贪。
夫热喜风爽，妇卧拍儿眠。
荧屏久明灭，童谣渐呢喃。
身倦入梦乡，轻吃问微鼾。
东捻忽西注，机耕雨后延。
猝然闻钟闹，梦境尚绵绵。
呼儿上学去，朝霞尚满天。

大学——高考——高中——中考，家长总是以这样倒着想的心态关注中考，中考也就由以往的不足为奇上升到今天的倍受关注。这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
2005年6月19日

女儿要去离家十多里的县城参加中考，由于各种不方便的原因，学校要求家长带领孩子。这样，孩子考三天，家长就得陪伴三天。

下午三点乘车来到学校，看考场。心想着是早来了，没想到，嘿，校门口已经站满了人。人们对考试总是从内心敬畏。环顾四周，竟然看不到一棵树，而阳光正似人们的心情，火爆的很。学校门口的卖部和卖部投射下的阴影成了大家的福祉。其实，这块地方说“阴”可以说“凉”就有点言过其实了。本来在太阳的烘烤下，阴处并不能凉快，而今天啦啦啦啦聚来几千人，你想想，那阴凉处还能有几分凉意吧？即使有风，也穿不透这厚实的人墙啊。可不管怎样，人们还是见缝插针地往这块“宝地”上挤。毕竟这儿比站在花花亮闪闪的太阳下能凉快点嘛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没有多久，阳光下有位家长差点晕倒，让人扶着坐到台阶上。再看看其他人，一个个晒得脸红脖子粗的，手上拿个报纸书什么的，呼扇呼扇个不停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即使认识，也没有闲聊的兴致，恐怕连那些兴趣也被这烈烈的阳光给晒的蒸发了。有的只是抱怨、担心、抱怨这鬼天气，抱怨学校的环境，抱怨孩子平时不

听话……
倒是孩子们不见得难受，一个个如鱼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大声地笑着，又小声喊喳喳地谈着，哼唧唧地唱着。他们全然没有考试前的紧张和畏惧。这样其实很好。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考试，也是一种胜利。

2005年6月20日
气温是历史记载中同期最高的吧。40多度。这鬼天气。

第一节是语文。女儿下来情绪高涨，笑容如阳光一样灿烂。“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”她兴奋地说。本来嘛，语文是她的强项。真该感谢这样的安排，让她轻松进入状态，胜券在握地拿下第一局，这为以后的考试开了个好头，也增加了她的信心。本来打算紧锁嘴巴的我也乘机安慰她：中考也不过就是做题，你只管放心去做，大胆、细心、认真就好。

“爸，题可难了。好多我都不会。”一个小个子女生愁着脸走出校门，快要哭的声音。

“没事没事。不想那么多了，你难大家都难。”家长安慰，“喝水，多喝点水。这天热的。”

“热吗？教室电扇开了吗？”

中考素描

● 袁省梅

“快，擦一擦，热坏了。”……
临近中午，太阳是越发的热烈火辣，地上真的像下了火般烧灼。

一节课考完了，孩子们的心情也没有昨天那么好了，只是机械地跟着家长走着。青春年少的脸上满是茫然。

2005年6月21日
依然是晴空一片。依然是万里无云。依然是热浪滔天。

孩子们陆续进了学校，家长还是舍不得离开，打着伞，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，目送着孩子。

“是谁得罪了老天吧，恰这几天就有这么好的天气。”谁在朗朗地嬉说。

哈哈哈哈哈。
红红的脸更红了。

人的心情不能老绷着一根弦，眉头不能总是拧成一团。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去抱怨、生气、伤心、斥责甚至谩骂，有什么好呀？你只有默默地接受，然后改变你的心境，用轻松的心情去应对。如今天，一句玩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围绕这句话，又有好多玩笑话说了出来。听着说着，天气的热度似乎也有所缓解，刚才还为孩子紧张

的心也渐渐舒缓了。
开始考试的铃声响了，家长们才有点不舍的离开学校。

2005年6月22日
天气预报说：高温天气要持续到二十四日。

既然无指望老天能突然间下场透雨，送来凉爽，那就不关心天气了，权当这天气亘古以来就是如此，年年月月就是如此，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如此吧。（我阿Q吗？）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心静自然凉啊。

况且，家长只是承受高温的烘烤，而孩子们却是在双重的烘烤下度日。最辛苦的还是孩子们。孩子大了，学习好的自然轻松愉快，学习不好的，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在进行考试。我知道，懊恼和决心已同时在他们心里升起。

终于结束了。
女儿如释重负。
我如释重负。

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长都如释重负。结束的只是一次考试，就像一场接力赛，还有好多接力棒在等待他们去夺取，即使这一次的的步伐有点慢，节奏比别人迟了一拍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信心，加上勤学苦练，下一个接力棒一定会如愿得到。本来，中考只能证明以前的学习成绩，并不能肯定和保证以后，人生的路还有很长，每个人只有不断的努力，才能在人生的台阶上不断上升。